

第七回

公孙阏争车射考叔 公子翬献谄贼隐公

话说郑庄公得了世子忽告急文书，即时传令班师。夷仲年、公子翬等，亲到老营来见郑伯曰：“小将等乘胜正欲进取，忽闻班师之命，何也？”庄公奸雄多智，隐下宋、卫袭郑之事，只云：“寡人奉命讨宋，今仰仗上国兵威，割取二邑，已足当削地之刑矣。宾王上爵，王室素所尊礼，寡人何敢多求？所取郕、防两邑，齐鲁各得其一，寡人毫不敢私。”夷仲年曰：“上国以王命征师，敝邑奔走恐后，少效微劳礼所当然，决不敢受邑。”谦让再三。庄公曰：“既公子不肯受地，二邑俱奉鲁侯，以酬公子老挑首功之劳。”公子翬更不推辞，拱手称谢，另差别将，领兵分守郕、防二邑，不在话下。庄公大犒三军，临别与夷仲年、公子翬刑牲而盟：“三国同患相恤，后有军事各出兵车为助，如背此言神明不宥！”

单说夷仲年归国，见齐僖公，备述取防之事。僖公曰：“石门之盟，‘有事相偕’，今虽取邑，理当归郑。”夷仲年曰：“郑伯不受，并归鲁侯矣。”僖公以郑伯为至公，称叹不已。

再说郑伯班师，行至中途，又接得本国文书一道，内称：“宋、卫已移兵向戴矣。”庄公笑曰：“吾固知二国无能为也。然孔父嘉不知兵，乌有自救而复迁怒者？吾当以计取之。”乃传令四将，分为四队，各各授计，衔枚卧鼓，并望戴国进发。

再说宋、卫合兵攻戴，又请得蔡国领兵助战，满望一鼓成功。忽报：“郑国遣上将公子吕领兵救戴，离城五十里下寨。”右宰丑曰：“此乃石厚手中败将，全不耐战，何足惧哉！”少顷又报：“戴君知郑兵来救，开门接入去了。”孔父嘉曰：“此城唾手可得，不意郑兵相助，又费时日，奈何？”右宰丑曰：“戴既有帮手，必然合兵索战，你我同升壁垒，察城中之动静，好做准备。”二

将方在壁垒之上，指手画脚，忽听连珠炮响，城上遍插郑国旗号，公子吕全装披挂，倚著城楼外槛，高声叫曰：“多赖三位将军气力，寡君已得戴城，多多致谢！”原来郑庄公设计，假称公子吕领兵救戴，其实庄公亲在戎车之中，只要哄进戴城，就将戴君逐出，并了戴国之军。城中连日战守困倦，素闻郑伯威名，谁敢抵敌？几百世相传之城池，不劳余力，归于郑国，戴君引了宫眷，投奔西秦去了。

孔父嘉见郑伯白占了戴城，忿气填胸，将兜鍪掷地曰：“吾今日与郑誓不两立！”右宰丑曰：“此老奸最善用兵，必有后继，倘内外夹攻，吾辈危矣。”孔父嘉曰：“右宰之言，何太怯也！”正说间，忽报：“城中著人下战书。”孔父嘉即批来日决战。一面约会卫、蔡二国，要将三路军马，齐退后二十里，以防冲突。孔父嘉居中，蔡、卫左右营，离隔不过三里。立寨甫毕，喘息未定，忽闻寨后一声炮响，火光接天，车声震耳。谍者报：“郑兵到了。”孔父嘉大怒，手持方天画戟，登车迎敌。只见车声顿息，火光俱灭了。才欲回营，左边炮声又响，火光不绝。孔父嘉出营观看，左边火光又灭，右边炮响连声，一片火光，隐隐在树林之外。孔父嘉曰：“此老奸疑军之计。”传令：“乱动者斩！”少顷左边火光又起，喊声震地，忽报：“左营蔡军被劫。”孔父嘉曰：“吾当亲往救之。”才出营门，只见右边火光复炽，正不知何处军到。孔父嘉喝教御人：“只顾推车向左。”御人着忙，反推向右去，遇著一队兵车，互相击刺，约莫更余，方知是卫国之兵。彼此说明，合兵一处，同到中营，那中营已被高渠弥据了。急回辕时，右有颖考叔，左有公孙阏，两路兵到。公孙阏接住右宰丑，颖考叔接住孔父嘉，做两队厮杀。东方渐晓，孔父嘉无心恋战，夺路而走。遇著高渠弥，又杀一阵。孔父嘉弃了乘车，跟随者止存二十余人，徒步奔脱。右宰丑阵亡。三国车徒，悉为郑所俘获。所掳郑国郊外人畜辎重，仍旧为郑所有。此庄公之妙计也。史官有诗云：

主客雌雄尚未分，庄公智计妙如神。

分明鹬蚌相持势，得利还归结网人。

庄公得了戴城，又兼了三国之师，大军奏凯，满载而归。庄公大排筵宴，款待从行诸将。诸将轮番献卮上寿。庄公面有德色，举酒沥地曰：“寡人赖天地祖宗之灵，诸卿之力，战则必胜，威加上公，于古之方伯如何？”群臣皆称千岁，惟颖考叔嘿然。庄公睁目视之，考叔奏曰：“君言失矣！夫方伯者，受王命为一方诸侯之长，得专征伐，令无不行，呼无不应。今主公托言王命，声罪于宋，周天子实不与闻。况传檄征兵，蔡、卫反助宋侵郑，郕、许小国，公

然不至，方伯之威，固如是乎？”庄公笑曰：“卿言是也。蔡、卫全军覆没，已足小惩。今欲问罪邾、许，二国孰先？”颖考叔曰：“邾邻于齐，许邻于郑。主公既欲加以违命之名，宜正告其罪，遣一将助齐伐邾，请齐兵同来伐许。得邾则归之齐，得许则归之郑，庶不失两国共事之谊。俟事毕，献捷于周，亦可遮饰四方之耳目。”庄公曰：“善！但当次第行之。”乃先遣使将问罪邾、许之情，告于齐侯，齐侯欣然听允。遣夷仲年将兵伐邾，郑遣大将公子吕率兵助之，直入其都。邾人大惧，请成于齐，齐侯受之。就遣使跟随公子吕到郑，叩问伐许之期。庄公约齐侯在时来地方会面，转央齐侯去订鲁侯同事。时周桓王八年之春也。公子吕途中得病归国，未几而死。庄公哭之恸曰：“子封不禄，吾失右臂矣。”乃厚恤其家，录其弟公子元为大夫。时正卿位缺，庄公欲用高渠弥，世子忽密谏曰：“渠弥贪而狠，非正人也，不可重任。”庄公点首，乃改用祭足为上卿，以代公子吕之位。高渠弥为亚卿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是夏，齐、鲁二侯皆至时来，与郑伯面订师期，以秋七月朔，在许地取齐，二侯领命而别。郑庄公回国，大阅军马，择日祭告于太宫，聚集诸将于教场，重制“螭弧”大旗，建于大车之上，用铁绹之。这大旗以锦为之，锦方一丈二尺，缀金铃二十四个，旗上绣“奉天讨罪”四大字，旗竿长三丈三尺。庄公传令：“有能手执大旗，步履如常者，拜为先锋，即以轺车赐之。”言未毕，班中走出一员大将，头带银盔，身穿紫袍金甲，生得黑面虬须，浓眉大眼，众视之，乃大夫瑕叔盈也。上前奏曰：“臣能执之。”只手拔起旗竿，紧紧握定，上前三步，退后三步，仍竖立车中，略不气喘，军士无不喝采。瑕叔盈大叫：“御人何在？为我驾车！”方欲谢恩，班中又走出一员大将，头带雉冠，绿锦抹额，身穿绯袍犀甲，口称：“执旗展步，未为希罕，臣能舞之。”众人上前观看，乃大夫颖考叔也。御者见考叔口出大言，更不敢上前，且立住脚观看。只见考叔左手撩衣，将右手打开铁绹，从背后倒拔那旗，踊身一跳，那旗竿早拔起到手。忙将左手搭住，顺势打个转身，将右手托起，左旋右转如长枪一般，舞得呼呼的响。那面旗卷而复舒舒而复卷，观者尽皆骇然。庄公大喜曰：“真虎臣也！当受此车为先锋。”

言犹未毕，班中又走出一员少年将军，面如傅粉唇若涂朱，头带束发紫金冠，身穿织金绿袍，指著考叔大喝道：“你能舞旗，偏我不会舞，这车且留下！”大踏步上前。考叔见他来势凶猛，一手把著旗竿，一手挟著车辕，飞也似跑去了。那少年将军不舍，在兵器架上绰起一柄方天画戟，随后赶出教场。将至大路，庄公使大夫公孙获传语解劝，那将军见考叔已去远，恨恨而返，曰：

“此人藐我姬姓无人，吾必杀之！”那少年将军是谁？乃是公族大夫名唤公孙阏字子都，乃男子中第一的美色，为郑庄公所宠。孟子云：“不知子都之姣者，无目者也。”正是此人。平日恃宠骄横兼有勇力，与考叔素不相睦。当下回转教场，兀自怒气勃勃，庄公夸奖其勇曰：“二虎不得相斗，寡人自有区处。”另以车马赐公孙阏，并赐瑕叔盈，两个各各谢恩而散。髡翁有诗云：

军法从来贵整齐，挟辕拔戟敢胡为。

郑庭虽是多骁勇，无礼之人命必危。

至七月朔日，庄公留祭足同世子忽守国，自统大兵望许城进发，齐、鲁二侯已先在近城二十里下寨等候。三君相见叙礼，让齐侯居中，鲁侯居右，郑伯居左。是日，庄公大排筵席，以当接风。齐侯袖中出檄书一纸，书中数许男不共职责之罪，今奉王命来讨。鲁、郑二君俱看过，一齐拱手曰：“必如此，师出方为有名。”约定来日庚辰协力攻城，先遣人将讨檄射进城去。

次早，三营各各放炮起兵。那许本男爵，小小国都，城不高，池不深，被三国兵车密密扎扎，围得水泄不漏，城内好生惊怕。只因许庄公是个有道之君，素得民心，愿为固守，所以急切未下。齐、鲁二君，原非主谋，不甚用力。到底是郑将出力，人人奋勇，个个夸强。就中颖考叔因公孙阏夺车一事，越要施逞手段。到第三日壬午，考叔在辕车上，将“螫弧”大旗挟于腋下，踊身一跳，早登许城。公孙阏眼明手快，见考叔先已登城，忌其有功，在人丛中认定考叔，飏的发一冷箭，也是考叔合当命尽，正中后心，从城上连旗倒跌下来。瑕叔盈只道考叔为守城军士所伤，一股愤气，太阳中迸出火星，就地取过大旗，一跃而上，绕城一转，大呼：“郑君已登城矣！”众军士望见绣旗飘扬，认郑伯真个登城，勇气百倍，一齐上城，砍开城门，放齐、鲁之兵入来。随后三君并入，许庄公易服，杂于军民中，逃奔卫国去了。

齐侯出榜安民，将许国土地让与鲁侯。鲁隐公坚辞不受。齐僖公曰：“本谋出郑，既鲁侯不受，宜归郑国。”郑庄公满念贪许，因见齐、鲁二君交让，只索佯推假逊。正在议论之际，传报：“有许大夫百里引著一个小儿求见。”三君同声唤入，百里哭倒在地，叩首乞哀：“愿延太岳一线之祀。”齐侯问：“小儿何人？”百里曰：“吾君无子，此君之弟名新臣。”齐、鲁二侯各凄然有怜悯之意。郑庄公见景生情，将计就计，就转口曰：“寡人本迫于王命，从君讨罪，若利其土地，非义举也。今许君虽窜，其世祀不可灭绝。既其弟见在，且有许大夫可托，有君有臣，当以许归之。”百里曰：“臣止为君亡国破，求保全六尺之孤耳！土地已属君掌握，岂敢复望？”郑庄公曰：“吾之复许，乃真心

也。恐叔年幼，不任国事，寡人当遣人相助。”乃分许为二，其东偏，使百里奉新臣以居之，其西偏，使郑大夫公孙获居之，名为助许，实是监守一般。齐、鲁二侯不知是计，以为处置妥当，称善不已。百里同许叔拜谢了三君，三君亦各自归国。髯翁有诗单道郑庄公之诈，诗曰：

残忍全无骨肉恩，区区许国有何亲？

二偏分处如监守，却把虚名哄外人。

许庄公老死于卫。许叔在东偏受郑制缚，直待郑庄公薨后，公子忽、突相争数年，突入而复出，忽出而复入，那时郑国扰乱，公孙获病死，许叔方才与百里用计，乘机潜入许都，复整宗庙。此是后话。

再说郑庄公归国，厚赏瑕叔盈，思念颖考叔不置。深恨射考叔之人，而不得其名，乃使从征之众，每百人为卒，出猪一头，二十五人为行，出犬鸡各一只，召巫史为文，以咒诅之，公孙阏暗暗匿笑。如此咒诅三日将毕，郑庄公亲率诸大夫往观。才焚祝文，只见一人蓬首垢面，径造郑伯面前，跪哭而言曰：“臣考叔先登许城何负于国？被奸臣子都挟争车之仇，冷箭射死。臣已得请于上帝，许偿臣命。蒙主君垂念，九泉怀德！”言讫，以手自探其喉，喉中喷血如注，登时气绝。庄公认得此人是公孙阏，急使人救之，已呼唤不醒。原来公孙阏被颖考叔附魂索命，自诉于郑伯之前，到此方知射考叔者即阏也，郑庄公嗟叹不已。感考叔之灵，命于颖谷立庙祀之。今河南府登封县即颖谷故地，有颖大夫庙又名纯孝庙，洧川亦有之。陇西居士有诗讥庄公云：

争车方罢复伤身，乱国全然不忌君。

若使群臣知畏法，何须鸡犬黩神明？

庄公又分遣二使，将礼币往齐、鲁二国称谢。齐国无话。单说所遣鲁国使臣回来，缴上礼币，原书不启，庄公问其缘故。使者奏曰：“臣方入鲁境，闻知鲁侯被公子翬所弑，已立新君，国书不合，不敢轻投。”庄公曰：“鲁侯谦让宽柔，乃贤君也，何以见弑？”使者曰：“其故臣备闻之。鲁先君惠公元妃早薨，宠妾仲子立为继室，生子名轨，欲立为嗣。鲁侯乃他妾之子也。惠公薨，群臣以鲁侯年长，奉之为君。鲁侯承父之志，每言：‘国乃轨之国也，因其年幼，寡人暂时居摄耳。’子翬求为太宰之官，鲁侯曰：‘俟轨居君位，汝自求之。’公子翬反疑鲁侯有忌轨之心，密奏鲁侯曰：‘臣闻利器入手，不可假人。主公已嗣爵为君，国人悦服，千岁而后，便当传之子孙，何得以居摄为名，起人非望？今轨年长，恐将来不利于主，臣请杀之，为主公除此隐忧何如？’鲁侯掩耳曰：‘汝非痴狂，安得出此乱言！吾已使人于菟裘筑下宫室，

为养老计，不日当传位于轨矣。’翬默然而退，自悔失言。诚恐鲁侯将此一段话告轨，轨即位，必当治罪，夤夜往见轨，反说：‘主公见汝年齿渐长，恐来争位，今日召我入宫，密嘱行害于汝。’轨惧而问计，翬曰：‘他无仁，我无义。公子必欲免祸，非行大事不可。’轨曰：‘彼为君已十一年矣，臣民信服，若大事不成，反受其殃。’翬曰：‘吾已为公子定计矣。主公未立之先，曾与郑君战狐壤，被郑所获，囚于郑大夫尹氏之家。尹氏素奉祀一神，名曰鍾巫。王公暗地祈祷，谋逃归于鲁国。卜卦得吉，乃将实情告于尹氏。那时尹氏正不得志于郑，乃与主公共逃至鲁。遂立鍾巫之庙于城外，每岁冬月，必亲自往祭。今其时矣。祭则必馆于穷大夫之家。吾预使勇士充作徒役，杂居左右，主公不疑，俟其睡熟刺之，一夫之力耳。’轨曰：‘此计虽善，然恶名何以自解？’翬曰：‘吾预嘱勇士潜逃，归罪于穷大夫，有何不可？’子轨下拜曰：‘大事若成，当以太宰相屈。’子穷如计而行，果弑鲁侯。今轨已嗣为君，翬为太宰，讨穷氏以解罪。国人无不知之，但畏翬权势，不敢言耳。”

庄公乃问于群臣曰：“讨鲁与和鲁，二者孰利？”祭仲曰：“鲁、郑世好，不如和之。臣料鲁国不日有使命至矣。”言未毕，鲁使已及馆驿。庄公使人先叩其来意。言：“新君即位，特来修先君之好，且约两国君面会订盟。”庄公厚礼其使，约定夏四月中，于越地相见，歃血立誓，永好无渝。自是鲁、郑信使不绝。时周桓王之九年也。

髡翁读史至此，论公子翬兵权在手，伐郑伐宋，专行无忌，逆端已见；及请杀弟轨，隐公亦谓其乱言矣。若暴明其罪，肆诸市朝，弟轨亦必感德。乃告以让位，激成弑逆之恶，岂非优柔不断，自取其祸？有诗叹云：

跋扈将军素横行，履霜全不戒坚冰。

菟裘空筑人难老，穷氏谁为抱不平？

又有诗讥鍾巫之祭无益。诗曰：

狐壤逃归庙额题，年年设祭报神私。

鍾巫灵感能相助，应起天雷击子翬。

却说宋穆公之子冯，自周平王末年奔郑，至今尚在郑国。忽一日传言：“有宋使至郑，迎公子冯回国，欲立为君。”庄公曰：“莫非宋君臣哄冯回去，欲行杀害？”祭仲曰：“且待接见使臣，自有国书。”不知书中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